

古今圖書集成

中华散文文丛

7267
238620

江那边的国土

中华散文文丛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丛培香 王丕来

江那边的国土

Jiang Nabian De Guot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8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8}$ 插页2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90

ISBN 7-02-001401-1/I·1273 定价 4.75 元

卷首絮语

散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易读。

散文，叩人心扉，启人心智，耐读。

散文，赏心悦目，陶冶性情，宜于多读。

散文，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上，散文有过秦汉唐宋的辉煌灿烂，五四新文学以后的群星闪烁，也有着当代文苑中的千姿百态。如今，在祖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散文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体，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鉴于此，为了繁荣散文创作，弘扬民族文化并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我们在台湾著名散文家郭枫先生和台湾《新地》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文文丛”。

文丛发表中国大陆、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的散文新作。作品以思想、艺术质量为准绳，不拘形式。举凡散文杂文随笔小品乃至文艺特写报告文学，无论写景抒情叙事议论，无论何种艺术风格流派，无论名家手笔抑或新锐之作，只要有意境，有情致，有见的，有文采，能见出真情感、真性灵，均在刊行之列。

《江那边的国土》，是文丛之首卷。从书中，读者既可以品尝充满睿智与哲理的人生百味，又可以同作家一起领略和体验当代社会的种种生活情趣；既能在旖旎多姿的海内外风光中漫游，又能伴随作家步入海峡彼岸名人神秘的高宅深院……这些篇章，大多清新秀雅，隽永深邃。其他栏目，亦因内容而设。无

KAP 46/29

论作家漫忆、写作手记，或是文艺随笔、文苑拾穗，皆言之有物，不事空谈，读者自会开卷有益。

散文，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散文，有着广阔的前景。

“中华散文文丛”将是新的散文创作园地。

这园地是一片沃土。

愿沃土上盛开姹紫嫣红的艺术之花。

编 者

目 录

人生百味

荔枝·····	(台湾)钟铁民	(1)
聚散·····	(台湾)陈芳明	(4)
苏黎世的迷思·····	[瑞士]赵淑侠	(10)
低徊寻思话老年·····	秦 牧	(15)
高粱情·····	牛 汉	(20)
守望峡谷·····	周 涛	(32)
茶峒一条河·····	王 川	(39)

严寒·····	陈大斌	(44)
泪雨霏霏干一杯·····	梅洁	(50)
望湖·····	李佩芝	(54)
笑脸·····	屠岸	(58)
曲水流觞咏叹调·····	杨羽仪	(60)
江那边的国土·····	张永权	(64)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斯妤	(69)
她静静的走了·····	江波	(76)
故乡的粽子·····	阿洲	(79)
回眸·····	梁琴	(85)
孤征·····	王开林	(91)
车窗外的世界·····	郭小聪	(96)
雪中春意·····	石英	(101)

生活意趣

草评·····	[美国]许达然	(105)
窗外·····	冯亦代	(107)
花城鸟语·····	紫风	(110)
鸽颂·····	吕锦华	(116)
蜂韵·····	洪三泰	(120)
物什三记·····	和谷	(127)
呵,新叶·····	陈人波	(130)
放风筝小记·····	大凡	(133)

海内外风情

酒香满山谷·····	陈文照	(136)
------------	-----	-------

祁连古道·····	艾 燮	(142)
二上天都·····	卢祖品	(144)
人类的图像·····	银 云	(147)
阿勒泰素描·····	郭从远	(153)
看开江·····	木 青	(160)
魂牵梦绕金沙江·····	淡 墨	(164)
我从徐福故里走过·····	田长尧	(167)

名人专访

我与孙立人的最后晤面·····	周良沛	(176)
-----------------	-----	-------

作家漫忆

红土地的眷恋·····	单 复	(188)
十年寒暑，十年收获·····	竹 林	(198)

文艺随笔

《雁荡山》外(外一则)·····	蓝 翎	(203)
徐文长的婚事·····	汪曾祺	(209)
锦绣文章巧名成·····	马瑞芳	(215)

写作手记

《亚细亚的太阳》的诞生·····	沈世豪	(220)
------------------	-----	-------

风土民俗

边城黑河·····	山 曼	(232)
神圣的年糕·····	冯恩昌	(234)

序跋选萃

人品与文品

- 《峻青散文选》代序……………艾怀沙 (236)
- 《途中的根》后记……………刘焯园 (243)

文苑拾穗

- 二黄的题跋……………姜德明 (247)
- 记巴金伯给我的一封信……………马小弥 (251)

散文信息

- 香港作家谈散文的写作……………艾文辑 (253)

荔 枝

(台湾) 钟 铁 民

荔枝品种里“三月红”是我所知最早熟的一种，农历十二月过后冒出花茎，第二年三月就有鲜红硕大、甜中带酸的香荔果可以采收。

这个时候上市的“三月红”数量稀少，普通乌叶种荔枝这时才正收花呢！没有竞争对手，市场价格贵得离谱，零售就更吓人了，真还不是大众享受得起的呢！称作水果中的贵族大概也不为过。

1947年夏天，我第一次随堂兄回到故乡美浓。当时我六岁，父亲在屏东县一所初中担任教职，我们是台湾光复后第二年从北平回到父母故乡来的，只是父亲还没有带我们回乡下家园便先到屏东的任所，趁着堂兄从乡下来看我们，我就跟着堂兄比父母早一步回到了美浓。我是在大陆东北出生的人，初次回到了农村，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对我都是新奇的，尤其是满山坡的水果树。我们才走上山坡小径，堂兄就从路边矮枝上折下了一大串荔枝，我还来不及发问他已全部塞入了我怀中。

“吃吃看！”堂兄得意的说。

看他吃得高兴，我依样摘下鲜红而布满小小棘刺的果子，摸着那粗涩的果皮，充满了好奇和喜悦。那种酸甜适中，咀嚼起来软硬爽口的感觉，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我一直对荔枝有

着一份特别好感的原因！

光复初期，台湾经济萧条，荔果虽然滋味好，却绝对比不上能充饥的蕃薯受人重视。整个镇里，甚至包括南台湾，没有几家栽种荔枝的，偶然有几棵荔枝树，也都是日据时代栽来当作庭院树的。所有的土地，不管是旱田或山坡，全都用来生产粮食，那才是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作物。所以，整片旱田都种荔枝又经营管理得很好的，大概也只有祖父留下来的这片农场了。满园的荔枝树结实累累，放眼一片鲜红墨绿的景象，真可以震撼心弦。

当父亲因为身染恶疾必须辞职返乡静养时，全家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中，母亲更是天天背了人偷哭，只有我充满欣喜，我好爱乡下，好爱祖父的果园，只是没有想到，这一迁回故乡居然就是四十年，我从品尝荔果的孩子成了栽种荔枝的果农。

在台湾民众渐渐不需要在米饭中添加蕃薯签条以后，荔枝的滋味也越来越得到民众的喜好了。有眼光的人开始在适合荔枝生长的山坡地广栽荔枝树，当稻米价格日渐低落，水果等高经济作物在农民的心目中份量也增加了比重。除山坡地外，旱田甚至水田都纷纷成了各类水果园。八十年代开始，台湾人民的饮食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米的需要量大大减低，弄得农人狼狈不堪。从古以来全力生产粮食是农人的神圣工作，没有人怀疑过。让良好的双冬田休耕，不是他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我那份祖传山田，从来生产就不敷成本，过去母亲抱着“养儿子不能算饭钱”的心态耕作，后来连母亲也放弃坚持了。她不得不承认，种田毕竟不是养儿子。我也随着大势，改种起荔枝了。

当大家把热情投向荔枝的栽种时，便发现原来的理想变成了噩梦！台湾市场小，荔枝的产期短又集中在端午节前后，竟

争起来许多荔枝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首先“万年红”被淘汰了。“高雄早生”被培植出来，果粒大果肉结实，很受欢迎了一阵。然后“乌叶”开始普遍推广，“乌叶”荔果甜度高，产量大又稳定，是最受果农喜爱的品种。于是在高屏交邻的山坡地，成了一片片广大的乌叶荔枝园。

乡下谚语说：“先吃饱，后吃巧”，当荔枝产量大过市场消费量的时候，再好的“乌叶”也要滞销。果农只有想尽办法来提前上市，才能抢得好价钱。采收荔枝是很累很紧张的工作，工人从树上折下来，带枝带叶的送到包装棚下，常常是要冒着梅雨季整天不停的大雨。在包装棚里，熟练的工人修枝去叶，分等装箱或装篓，交托运货车分别送到各大城市水果行口去，由水果行送到市场去拍卖。初产新上市时价钱很俏，只要一个星期就掉下来，然后行情天天看跌，到大量采收时，产地的价钱差不多已不够给采收的工资了。像我这样兼业性的经营，施肥、除草、喷洒农药都无法及时，更难周到。所以等到我的荔枝可以采收时，荔枝的批价早已跌入种植的成本以下。跟二十几年前的价钱一样。

有不少人批评台湾农民一窝风，看到香蕉外销有前途时就拼命扩大种植，结果生产过剩落得损失时间损失资金。种荔枝也是一样。问题是没有谁为农民统计数量，给予一种有公信力的数据。像荔枝，从树苗到生产最快也要四年，怎么我会知道四年后生产会过剩呢？现在就有人在锯荔枝树了。

这么高贵的水果也有遭舍弃的悲哀。虽然，我自小对这种水果的好印象不会改变，但现实是血淋淋不容你做梦！如果两年后我改种的“玉荷包”的高品质也敌不过“乌叶”的大产量，我想我也只有锯荔枝树了。

聚 散

(台湾)陈芳明

年轻时代的写诗朋友，曾经聚集在龙族诗社的旗帜下，经过长久的别离之后，又会合在台北盆地的一个小小餐室里。距离当初拟议组社的日子，整整有二十年。原班人马相约见面时，诗社的名字早已烟消云散，而共同的记忆也显得支离破碎了。

辨识每一张面容，我仿佛在解读一首繁复的诗。步入中年的这群诗人，有的发上已是微霜初降，有的额前划过时间的刀痕，当年意气飞扬的神采，如今都化为沉潜成熟的气质。如果生命是一首诗的话，那么最初的一首单纯的诗，经过了改写与重组，并且融入新的形式与技巧，最后就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个人的生命可能是如此，但诗社的命运似乎并不这样发展。龙族诗社集结过七十年代初期一群青年人的梦想，大家一起经营构筑，自我期许要为台湾新诗开辟全新的纪元。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所耗费的心血，也只是筑起一座小小的墓室。

诗社成立于1970年，正是台湾社会开始要进入转折的时期。当时诗坛上被公认的几册重要诗集都刚建构完成，这包括余光中的《在冷战的年代》与洛夫的《外外集》等。如果要了解七十年代以前台湾新诗发展的成绩，大约可以在这几册诗集中找到一些答案。龙族诗社的结合，并非是由于社会变动的刺激而促成的，而是由于一群嗜诗的青年为了相互切磋，并且也是

为了在精神上相互取暖而集结在一起。如果有一些历史使命感可言的话，那也只是对六十年代的晦涩诗风的一种反动。

龙族诗社的命名，虽然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仍不甚了然民族主义之为何物。要在这个命名上寻出一些庄严意义的话，也无非是从体制教育所获知的“中国的光荣与屈辱”之类的概念。这种从龙的形象去推演出来的想象，乃是台湾书生长期受教的一个自然的反应，绝对不是在现实中所得到的具体经验。因此，龙族这个名字，虚构的成份居多；既然那是虚构的，那么企图要在这个命名上猜测这群年轻诗人的创作精神，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了。

林焕彰、施善继连袂来找我筹组诗社时，我内心怀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在大学时期我背诵那么多苦涩的现代诗作品，固然是心悦诚服的，不过也有一些是出于虚荣的心理。当现代诗普遍遭到排斥咒诅之际，做为文艺青年的我，竟然能够甘之若饴，竟然有独到的眼光去接受并欣赏，在朋辈之中，我自然成为极为稀有的动物。基于这样的好奇心与虚荣心，我细读了无数的新诗。恰恰也是读过那么多的作品，我也渐渐体会到现代诗人的虚伪与矫情。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尝试写了一些诗评；透过这样的自我训练，我发现了晦涩作品的部份真相。所谓真相，也无非是一些骗局，一些迷阵，一些障眼法而已。被引导如许之久，终于才了解有些道路是没有出口的。这样的觉悟，使我感到愤怒。后来我写出的一些稍嫌苛责的评论，大多是被激怒之后的产物。

我之欣然加入诗社，没有其他更高的期许，只不过是希望纠集更多年轻朋友来揭露现代诗的真相罢了。如果这可以称为批判精神的话，我并非是诗社成员中唯一这样想的人。龙族诗

社的历史影像若有值得怀念之处，大约就是因为成员中都具备了批判的精神。

不过，龙族诗社的历史影像，在今天似乎被过分膨胀了。冷静回顾的话，龙族地位之所以受到高估，主要是因为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诗社诞生时，台湾在国际上正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打击。在政治方面，台湾在国际上的日渐孤立，已是无可挽回的命运。那几年中，降旗归国的消息可谓不绝如缕。在经济方面，台湾正遭逢战后以来最大的石油危机的冲击。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当台湾进入动荡的时期，从前许多公认为永恒不变的信仰与价值，都纷纷在这段期间发生了动摇。龙族诗社成立于这个关键时期，自然就受到特别注意。

为什么诗社不会出现在六十年代晚期，或七十年代中期，而竟恰好与时代的转折点相互契合？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吧。因为，诗社的成员大多在战争结束的前后出生，到了1970年时，他们的年龄正好都跨入了二、三十岁，这是思考开始臻于成熟的年龄。如果说，这样的少壮诗人对于社会的胎动毫无感觉的话，是很不正确的。目睹台湾政治经济逐渐暴露病态现象时，年轻的心毕竟还是会产生愤怒的。只是那种愤怒是相当内敛的，从来没有具体表现于行动之中。

我加入诗社时，刚从服役归来，并且开始研究宋代中国的历史。在知识上，我朝向遥远的中国；在经验上，我自囚于学校的围墙之内；因此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时的台湾社会其实是被监禁在我的思考之外，或者可以说得更彻底一点，我的内心并未存在过台湾的现实。后来我总是自我调侃，我是不折不扣的“超现实主义者”。

“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这段诗社宣言，是由施善继写下来的。每一位诗社成员都接受了这个宣言，而且引以为豪，都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期许。现在仔细分析起来的话，这个宣言其实并没有可以辨识的方向，而只不过是表现诗社要建立个性的一种企图而已。然而，为了这种小小的企图，龙族诗社奋斗了四年余的时光。

倘然要评估诗社的功过，就只能局限在批判精神方面来看。对于六十年代以降的晦涩诗风，龙族内部曾经有过广泛的讨论。成员都坚持必须使用大众化语言，以矫正现代诗运动所挟带而来的虚浮风气。这种批判，纯粹是对现代诗的一种厌倦，而并不是要配合当时政治经济的变化。龙族诗社后来出版的《现代诗评论专号》，可以说是对现代诗的一次彻底反省。如果龙族曾经达到一些成就的话，大概也就是带动现代诗的批判而已。任何夸大龙族地位的评价，都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诗曾经引导我走完少年时期，龙族诗社则是让我成长并成熟的一个转接站。在最徬徨的日子里，诗社的聚会曾经使我克服精神上的苦闷。我在1974年离开台湾后，《龙族诗刊》继续发行了三期便宣告结束了。远在海外，获知龙族解散的消息时，我多少有些感伤。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解散等于是埋葬我的少壮岁月；我更知道，有一天龙族的朋友重聚时，再也不可能找回当初的面貌了。

在海外的最初几年，我仍与林焕彰、施善继维持书信往返。最后，就像沉没在远洋的渔船，我失去了消息。使我消失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思想的转变。现代诗的欺罔，曾经使我年少的心愤懑不已。我到异域之后，发现现代诗的骗局尚属事小；我终于发现最大的欺罔，其实是存在于台湾的政治体制与教育体

制。我的整个思想酿起的风暴，强烈袭击了我的生命。诗固然不能拯救我，文学也不能拯救我，我接受过的一切价值观念更不能拯救我。

我的再出发，是从埋名隐姓开始的。我毅然背叛了从前对诗的信仰，也背叛了所谓的国家认同。当我被视为思想犯时，我已经涉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放逐了。只是我的背叛并没有减低我对龙族诗社的怀念。在流亡挫折之际，有时也会拾起留存在身边的几册《龙族诗刊》，细读与我一起成长的友伴的诗作。那些作品自然是稚嫩的，史料的价值远胜过文学的价值。我珍惜这些残留的诗刊，至少那里面还纪录了我与龙族的一些情谊，以及一些奋斗挣扎的影子。

这份眷恋，随着我流亡道路的拉长而加深。我常常假想，设若有一天龙族朋友重逢，会不会有人提议恢复诗刊？这样的问题存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直到龙族成员在台北盆地的一个小小餐室聚会时，我才确知，亡逝的日子已经不再回来，复刊的事更是绝口不提，因为大家离开诗已经非常遥远了。

围坐在餐桌时，我仔细解读每一张面容，就好像在捧读一首刚刚完成的诗。在别离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唯一相同的，便是大家都改变了对诗的看法。这些朋友中，真正还在写诗的，恐怕只剩下林焕彰、施善继与萧萧，其他的成员像辛牧、乔林、林佛儿、景翔、黄荣村已很少创作了。

那天的重聚，还有几位缺席者，包括高信疆、陈伯豪、刘玲、林忠彦。纵然如此，对于这样的相聚我还是充满感激的。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别离，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已经非常分歧，有的走向左翼，有的中间偏左，有的坚持极右路线。即使大家嗜诗如昔，也绝对不可能有恢复诗社的念头，因为意识形态就不可